

劉宗周與黃宗羲《春秋》學比較析論*

劉 德 明**

摘 要

劉宗周為明末理學大家，黃宗羲則是劉宗周最重要的弟子與清代浙東學派的創始者。本文欲透過見微知著的方法，對比劉宗周與黃宗羲兩人的《春秋》學。希望透過這種對比，一則能瞭解兩人《春秋》學的異同，並希望進一步瞭解兩人對儒學經典的立場與評價。總體而言，劉、黃兩人對於研讀五經一事都十分堅持，也認為經典是人成德必經且重要的途徑。但兩人對於《春秋》一書的評價則有所不同：劉宗周篤信《春秋》內容，而黃宗羲則對《春秋》內容有許多懷疑。也因為兩人對於《春秋》評價與立場的不同，所以黃宗羲發展出以著述新的典籍來代替注解典籍的一種特殊的承續經典的方法。

關鍵詞：劉宗周、黃宗羲、《春秋》、理學、經史之學、浙東學派

*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主辦「宋明理學學術會議2010——黃宗羲四百週年誕辰紀念」，又承匿名審查教授多所指正，於此特申謝忱。

**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dmlou@mail.nhcue.edu.tw）

投稿日期：99.9.28；接受刊登日期：99.12.1；最後修訂日期：99.12.11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unqiu* Studies between Liu Zongzhou and Huang Zongxi

Te-ming Liu*

Abstract

Liu Zongzhou was the last great Neo-Confucianism of Ming Dynasty and Huang Zongxi was his most important disciple and the founder of the *Zhetong* school of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ir difference in the studies of *Chunqiu*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onfucian classics through some fine observations between their comments. Both of them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five classics (*wujing*). They also agreed that studying the classics is necessar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s. But Liu Zongzhou and Huang Zongxi hav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n *Chunqiu*. Liu accepted the truthfulness of *Chunqiu* while Huang retained quite a lot of doubt with the contents of *Chunqiu*. It is be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Huang Zongxi developed the method of recasting new classics in place of explications of classics as a special way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eritage of classics.

Keywords: Liu Zongzhou, Huang Zongxi, *Chunqiu*, Neo-Confucianism, classics and history study, *Zhetong* school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September 28, 2010; accepted December 1, 2010; last revised December 11, 2010.

壹、導言

劉宗周（1578-1645，學者稱戢山先生）為明末的理學大家，其對於王陽明學派的理學思想有許多獨特看法及諸多批評。除此之外，劉宗周亦對傳統儒家典籍有頗多論述，陳確（1604-1677）說劉宗周：「於五經、諸子百家，無不精究，皆有所論述。」¹而黃宗羲（號梨洲，1610-1695）則是劉宗周最著名的學生。學界對於劉宗周與黃宗羲的比較研究通常都將焦點置於其心性論上的傳承及分歧，而較少注意到劉、黃兩人在經學態度及看法上的異同。²

但若大致翻閱《劉宗周全集》及《黃宗羲全集》即會發現，兩人的作品內容十分豐富，也有許多對於傳統經學的意見及注解。更重要的是劉宗周及黃宗羲都強調研讀經典對修德的重要性，其主要針對的對象為束書不觀的王學末流，這無疑的也是劉、黃兩人的共同處。全祖望（1705-1755）曾對黃宗羲有一描述：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³

¹ 清 Qing · 陳確 Chen Que，〈書祝開美答問後〉“Shu zhu kai mei da wen hou”，《陳確集》*Chen Que 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79年），頁392。

² 相較而言，對劉宗周的研究更是集中於其理學心性論，而較少注意到劉宗周其他成就。詹海雲即指出「劉宗周的聞見之知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就是經學的整理與學術史、政治史、族譜的編纂。」並稍提及《大學古文參疑》、《皇明道統錄》、《中興金鑑錄》及《水澄劉氏家譜》等著作在經史上的價值。見詹海雲 Zhan Haiyun，〈劉宗周的實學〉“Liu Zongzhou de shixue”，收錄於鍾彩鈞 Zhong Caijun 主編，《劉戢山學術思想論集》*Lio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ji*（臺北[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u]，1998年），頁454-455。

³ 清 Qing · 全祖望 Quan Zuwang 著，朱鑄禹 Zhu Zhuyu 彙校集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Lizhou xiansheng shendao beiwen”，《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鮚埼亭集內編》*Quan Zuwang jihui jiaoji zhu · Jieqiting ji neibian*（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0年），頁219。

可見學必由窮經而始是劉、黃兩人一致的主張。兩人雖都強調窮經的必要，兩人也有一些關於五經的專著，但是對《春秋》的相關論述則極為稀少，這又不免令人有疑。尤其是就黃宗羲而言，他被視為清代浙東學派的創始者，而浙東學派主要即以經史之學見長。黃宗羲在五經之中兼具經、史性質的典籍首當為《春秋》一書。在此情況下，為何會對《春秋》一書極度忽略？所以筆者擬以劉、黃兩人對《春秋》的相關看法做一比較，討論兩人對於經典及《春秋》的主張，並進一步對比其異同。希望透過這個比較研究，呈現劉宗周及黃宗羲各自的學術特色。

貳、劉宗周與黃宗羲對《春秋》的基本看法

在本節中，筆者擬分別論述劉宗周與黃宗羲兩人對於研讀五經的重要性及其對《春秋》的基本看法。因學界以往較少對劉宗周相關論述加以研究，故本節對劉氏之意的發揮會較為詳細。

一、劉宗周論研讀經典的必要性

劉宗周在許多地方都強調讀書為學的重要，他曾自述「宗周早年發憤讀書，嘗次第六經之業。」⁴對於儒家經典著實下過許多功夫。劉宗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認為：

善學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六經亦學者之畔也。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此之謂也。⁵

⁴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 著，〈禮經考次序（己卯十月）〉“Lijingkao cixu (ji mao shi yue)” 戴璉璋 Dai Lianzhang、吳光 Wu Guang 編，《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臺北[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1997年），冊3下[ce 3 xia]，頁730。

⁵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1[vol. 1]，頁449。

劉宗周認為自孔子以下「好古」即是儒者的特色，六經也是學者為學主要的依據。戴山的這種主張明顯是針對晚明王學末流者束書不觀而發。這些王學學者對於傳統六經不甚重視，亦的確是由王陽明對經典的態度變本加厲而來，劉宗周言：

余嘗從陽明之子之學，至「拔本塞源論」，乃以博古今事變為亂天下之本，信有然乎？充其說，必束書不觀而後可。夫人心不敢為惡，猶博此舊冊子作尺寸之堤，若又束之高閣，則狂瀾何所不至！⁶

王守仁（號陽明，1472-1528）的〈答顧東橋書〉是其十分重要的論著，其文主要在論述「知行合一」之說，但其在文中說「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⁷王陽明其意實主要在批評世人多將讀書用以為追逐功利、名聲的工具，而非主張根本不需要讀書。但這樣的主張卻很容易令人將研讀典籍與修德兩者完全分離。劉宗周認為若是如此，則就根本違反了孔子之說，因為經典對於人在品德修養上實際有很大的助益。若人完全遠離了典籍，則更容易肆無忌憚。雖然劉宗周對於經典與修德的關係，有一維護王陽明的說解：

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夫聖賢之心，即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即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為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⁸

⁶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語類十 · 說 · 讀書說 (示兒)》 *Yulei shi · shuo · dushu shuo* (shi er), 見《劉宗周全集》 [*Liu Zongzhou quanji*] 冊 2 [vol. 2], 頁 350。

⁷ 陳榮捷 Chen Rongjie, 《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 答顧東橋書》 *Wang Yangming chuanxilu xiangzhu jiping · Da Gu Gongqiao shu*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88 年), 卷中 [juan zhong], 頁 198。

⁸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語類十 · 說 · 讀書說》 *Yulei shi · shuo · dushu shuo*,

認為王陽明之所以常批評讀書一事，實是因為當時之人多以之為晉身之階，甚而妨礙了自己本心的發用。所以推尋王陽明的本意，其並非認為讀書之事可廢。這種說法一方面沒有背離王陽明的主張，另一方面也指出研讀經典與「直證本心」並沒有衝突。但若再細究王陽明與劉宗周的論述，也不能說兩人的看法完全沒有差異：就王陽明而言，「直證本心」當然是第一義，而讀書與否跟「直證本心」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劉宗周則一方面認為不能「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另一方面則又主張「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顯然是將正確研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與成德一事縮合的十分緊密。也因為如此，所以劉宗周十分明確的訂定出研讀經典的次序：

多聞，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牖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中庸》以究其蘊，次《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於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儒者之學，盡於此矣。⁹

由這樣的安排看來，劉宗周對於儒家經典的重視程度事實上遠超過王陽明的主張，蕺山不但認為四書五經有其研讀的程序，其內容亦分別對應吾心不同方向之展現。其與王陽明雖都同樣認為心與五經內容可以無二，但蕺山與陽明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更主張要須透過研讀經典才能得以瞭解心的內容。換言之，五經的內容雖是心的具體呈現，但人不易直接的瞭解心之內容，所以研讀五經便成為要瞭解心的必要途徑。在這些經典之中，劉宗周認為《易》與《春秋》兩書最為重要，其言：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2[vol. 2]，頁 358-359。

⁹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語類十·說·讀書說（示兒）》*Yulei shi · shuo · dushu shuo* (shi er)，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2[vol. 2]，頁 349。

斯文之鼻祖，莫大於義《易》；持世之功業，莫尊於《春秋》。古今作者，二人而已。¹⁰

由此看來，劉宗周對於《易》與《春秋》兩書實是十分推崇。戴山認為孔子之所以在歷史中地位如此崇高，實因孔子寫了《春秋》：「是故《春秋》有孔氏，而道在萬世，故匹夫可以擅天子；」¹¹劉宗周顯然接受了孔子作《春秋》用以「貶天子、退諸侯」的說法，其並進一步論述孔子作《春秋》的過程及其目的：

吾夫子刪述六經以教萬世，至《春秋》亦魯史耳，而經筆削，遂為萬世不刊之典，此之謂善讀史者。他日則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與其托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聖人之志，即所謂見諸行事者是，而其親切著明莫過於《春秋》。¹²

戴山認為《春秋》是孔子刪削舊魯史而成，這刪削後的《春秋》便成為孔子透過具體之事來表達其心中之志的最佳典籍。持平而論，戴山對於《春秋》的這種看法並不特殊，因為歷史上持有類似看法的儒者並不少見。但戴山對於《春秋》內容卻是特別推崇，其言：

春秋良史莫如左氏，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何辨而多鑿也？范寧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韓愈曰：「左氏浮誇。」夫子歎闕文，殆謂是與？此《春秋》所以作也。¹³

¹⁰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415。

¹¹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Fang Zhengxue xiansheng Xunzhizhai ji xu”,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769。

¹²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測史剩語序(辛巳四月二十三日)〉“Ceshi shengyu xu (xin si si yue er shi san ri)”,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752。

¹³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580。

在《春秋》學的相關研究中，有一重點常被學者論及：《春秋》與《左傳》的記述並非全然一致，許多儒者常常在《春秋》與《左傳》記載不一處或取《春秋》或依《左傳》。而戴山則是十分明確的說孔子之所以作《春秋》，實是因為就連春秋時的良史左丘明所著的《左傳》都有「多鑿」等等缺失，而《春秋》正是為了糾正這些缺失而作的。言下之意，《春秋》的內容當然較《左傳》等書籍正確。¹⁴

依前所述，劉宗周對《春秋》一書推崇備至，想當然對於《春秋》之義應有許多發揮才是。但事實上，戴山不但沒有對於《春秋》的專門注解，甚至在其文集中，對《春秋》相關的論述更是十分稀少。這毋寧是件很弔詭的事，因為劉宗周並不像王陽明對於注解經典有許多虞慮。¹⁵劉宗周著有《周易古文鈔》、《禮經考次》及《論語學案》等許多對四書五經的詮解或整理的著作。但戴山對於其十分推崇的《春秋》解釋卻難得一見，這不可不說是個奇特的現象。

¹⁴ 劉宗周也並非認為《春秋》中所記之事全部為真，但其對《春秋》中的「缺失」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說解，詳見後文。

¹⁵ 王陽明在〈五經臆說序〉中自言：「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其雖曾寫過不少對五經的注解。但錢德洪向陽明求此書一觀時，陽明卻說：「付秦火久矣。」錢德洪後在陽明廢稿中僅錄得十三條。這與王陽明認為「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的態度有關。見 Ming · 王陽明 Wang Yangming 著，吳光 Wu Guang、錢明 Qian Ming、董平 Dong Ping、姚延福 Yao Yanfu 編校，《王陽明全集·外集四》Wang Yangmin quanji · wai ji s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2 年), 卷 22[juan 22], 頁 876 及《王陽明全集·續編二·五經臆說十三條》Wang Yangmin quanji · xubian er · wujing yishuo shisantiao, 卷 26[juan 26], 頁 976-978。又關於王陽明經學研究請參見：林慶彰 Lin Qingzhang, 〈王陽明的經學思想〉“Wang Yangming de jingxue sixiang”, 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Mingdai jingxue yanjiu lunji (臺北[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1994 年), 頁 61-77。祝平次 Zhu Pingci, 〈王陽明的經典觀與理學的文本傳統〉“Wang Yangming de jingdianguan yu lixue de wenben chuantong”, 《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 期 1[no. 1] (2007 年 9 月), 頁 69-131。

就筆者所見，劉宗周對《春秋》內容予以發揮主要集中僅在兩個重點：對「正名」思想的發揮及對胡安國（1073-1138）「夏時冠周月」之說的批駁。¹⁶

二、劉宗周論《春秋》「正名」思想

《春秋》中的「正名」之義，可由戴山主張「《春秋》之誅衛輒而定其叛父之罪。」¹⁷中得見。蒯聵與衛輒父子爭國之事在《春秋》中有多筆記錄：定公十四年（496 B.C.）「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公二年（493 B.C.）「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及哀公三年（492 B.C.）「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事前後大致是這樣的：定公十四年靈公夫人南子與宋朝私通，世子蒯聵於是設計要刺殺南子。此事為南子發覺後向靈公哭訴，於是蒯聵就離開衛國出奔至宋國。魯哀公二年，衛靈公薨，靈公死前希望其庶子郢接任衛君，南子也同意這樣的安排，但無奈郢卻一直沒有答應。靈公死後郢借口靈公並未正式傳位於他，所以堅決不願為衛君，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立蒯聵的兒子衛輒為衛君。而晉國的趙鞅則為了想控制衛國，所以也派兵送蒯聵至戚。哀公三年，齊國、衛國聯兵圍戚，至此蒯聵與衛輒父子兵戎相見。¹⁸此事所涉及的「《春秋》大義」至少有兩點：郢堅決不願為衛君，最後還推舉衛輒成為衛君，此一「讓國」的行為該如何評價？以及衛輒應如何面對想要回國

¹⁶ 在此要特別註明的是這兩點也不是劉宗周專為解釋《春秋》而發，而是分別在解釋《論語》中孔子回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及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兩問題的答案及考定三統問題而論及的相關問題。

¹⁷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422。

¹⁸ 此事前後大致依《左傳》的記錄，《公羊》《穀梁》所記與《左傳》有些不同，但劉宗周所言大約是依《左傳》所述。見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 (臺北[Taipei]: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Hanjing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 1987年), 頁 1594-1598、1610-1619。

為君的父親崩殯？¹⁹劉宗周主張：郕之讓國是不對的，此事並不能與伯夷、叔齊之事相提並論，因為「郕也承先君之命而自立，可以無憾於兄弟者……而讓國以釀亂，廢先君之統，亂矣，焉得仁！」²⁰認為郕原可以讓衛國不陷入父子相爭的處境，可是郕沒有承擔起這個責任，以致使衛陷入長期的動亂，故不可許之為「仁」；²¹戴山同時亦嚴厲批評衛輒的行為：

《春秋》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主兵者衛也，而首序齊人，首罪黨惡也。黨惡者蒙首誅，而況身為逆者乎！則《春秋》之誅衛輒而定其叛父之罪，若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如以事論，則衛國不可一日而無君，人猶得援先君之命而為之矣。然則輒之惡其在不仁乎？故曰「夫子不為也。」蓋《春秋》討罪之法，無非表天理而植人心，以垂示萬世，非區區成敗利鈍之為見也。²²

因為子路問孔子：若衛君（輒）委由孔子執政，孔子將先行從事何種政務？孔子的回答是：「正名。」而《春秋》中記有齊與衛派兵共圍崩殯所在的戚，於是戴山斷定這是孔子在譏貶衛輒，視衛輒的行為是「叛父」。戴山認為在當時情況下，雖然輒之繼位或許是不得不然，但《春秋》在斷定褒貶時不以事之「成敗利鈍」為準，而以其心之仁不仁為主。衛輒顯然是貪

¹⁹ 《左傳》，與《公羊》對於衛輒拒父一事評價南轅北轍，自漢起即是《春秋》學中一個相當有爭議的問題，見林義正 Lin Yizheng,《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Chunqiu Gongyangzhuān lūnlǐ sīwéi yú tezhi* (臺北[Taipei]:臺灣大學出版中心[Taiwan daxue chubān zhōngxīn], 2003年), 頁100。

²⁰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ū xuēā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1[vol. 1], 頁423。

²¹ 依《左傳》所記，此事至續經的哀公十六年「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哀公十八年「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方才告一段落。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 頁1697、1713。

²²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ū xuēā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1[vol. 1], 頁422-423。

圖君位之人，所以《春秋》會大加貶斥。戢山也認為若衛輒真心讓孔子執政，孔子必然會：

使輒幡然悔悟，迎父贖而遜之位，崩贖即安然受之而不辭，猶愈於輒之立也。²³

由此即可知戢山認為《春秋》重視「正名」之義，認為衛君應立崩贖或輒的問題，當由崩贖與輒的「父子」名份關係來決定。

三、劉宗周駁「夏時冠周月」說

至於《春秋》記時記月的方式，自漢代以來並沒有太多爭議，傳統儒者大約相信夏、商、周三代之元月分別為寅、丑、子，在改朝換代時要「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²⁴《春秋》為孔子依魯史所修訂，所以《春秋》記時、月應是以周代之時、月為準。但自胡安國提出《春秋》為「夏時冠周月」之說後，這個問題便成為宋以後《春秋》學者重要的問題。胡安國說：

²³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518。

²⁴ 孔穎達說：「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見周 Zhou·左丘明 Zuo Qiuming 傳，晉 Jin·杜預 Du Yu 注，唐 Tang·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年), 頁 43。這種說法到了近代仍得到不少學者認同，如董作賓即用甲骨卜辭證明「殷正建丑」為是。李學勤也認為「《世俘》正好證明了商正建丑、周正建子的真實。」但這個問題在學界仍各有主張，如常正光主張「建巳」、溫少峰、袁庭棟則主張「建辰」、鄭慧生主張「建未」、張培瑜、孟世凱則主張殷代歲首沒有固定，「建申」、「建酉」、「建戌」都有，常玉芝則主張為「殷正建午」。參見王宇信 Wang Yuxin、楊升南 Yang Shengnan,《甲骨學一百年》*Jiagu xue yibai nian* (北京[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1999 年), 頁 682-686。李學勤 Li Xueqin,《《世俘》篇研究》“*Shifu pian yanjiu*”,《古文獻叢論》*Guwen xian cong lun* (北京[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0 年), 頁 57。

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其無位不敢自專也。²⁵

胡安國認為《春秋》既為孔子所刪削，必含有孔子經世大義，「夏時冠周月」之制即是如此：因夏曆所定的四季與天時最為符合，而記事用周月則表明孔子「無位不敢自專」。胡安國這個特殊的說法甚少得到學者的同意，自朱熹（1130-1200）起即已質疑胡安國此說，而明初儒者張以寧（1301-1370）甚至寫了《春王正月考》一書專門批駁胡安國的說法。劉宗周也不贊同胡安國之說，他認為：

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時冠月謂周之冬正月，而聖人改之為春王正月也。」若是則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聖人乃易之，是以行夏時而先紊天道矣。……然則「春王正月」之序即《魯史》之舊，即「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來之序也。知武王之時不必冬而春，則《春秋》之時可知矣。²⁶

《論語》中「行夏之時」說是胡安國主張《春秋》「夏時冠周月」重要的理據。戴山則認為胡安國此說是誤解了孔子之意，戴山說：「夏時之善，而萬世帝王憲天出治之道無踰此矣。此聖人行夏時之意也。」²⁷他也如胡安國一樣同意夏所定的四時是最符合天地間自然運行的情況，只是戴山不認為周朝曾經因為建子而改動過春夏秋冬與月數相配的算法。戴山主張春

²⁵ 宋 Song·胡安國 Hu Anguo,《春秋胡氏傳》*Chunqiu Hushi chuan* (上海[Shanghai]: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 1934 年影印《四部叢刊》續編[yingyin Sibū congkan xubian]), 卷 1[juan 1], 頁 2。又：歷代儒者多有以《春秋傳》為名者，為避免混淆故下文引述均稱胡安國此書為《春秋胡氏傳》。

²⁶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573-574。

²⁷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572。

由正月開始，自夏及周都是如此的算法，其中並沒有任何的更動。三代不同處只有正朔的不同，而沒有改動四季與月分相配的方式：

三正正始，所改者正朔而已。若夫春夏秋冬之時、十二月之次，則周不能改乎殷，殷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唐虞，一也。²⁸

劉宗周於此提出一個特殊的看法：他主張四季與月數的搭配方式，自夏及周都沒有改變過，夏、商、周改變的只是「正朔」而已。所以《春秋》中根本不存在於「夏時冠周月」的情況，因為《春秋》中所記的時月即是夏之時、月，也同時是周之時、月。戴山認為：

謂建子非春，仲尼首易之以春王正月也。建子非春，則魯史故書冬正月乎？而仲尼易之，是矯誣上天也，抑故書冬十有一月乎？而仲尼易之，是紊亂二百四十年時事也。且以夏時蒙時王，義則舛；而以臣子改正朔，罪則僭也。《春秋》何居乎？然則《春秋》之春正月即夏時之春正月明矣。仲尼作《春秋》，即因魯史實錄明矣。但魯史編年紀事，每歲必托始於冬十有一月，而仲尼手經筆削，則托始終於正月，所以為改正朔、行夏時、志天子之事之實也。²⁹

戴山認為「夏時冠周月」之說的問題在於：若周一月非春，則舊魯史應如何書記時、月？若舊魯史書記為「冬正月」而孔子將之改為「春正月」，則不但混亂了天時也同時混亂了史事。戴山認為合理的說法應是雖然夏之正朔與周不同，但那只是歲始之月不同，夏、周之記時、月並沒有差異。也就是說夏建寅、周建子的差別是在夏歲始之月為春一月，而周歲始之月則為冬十一月。而孔子刪修魯史時是將原來由子（周的歲始）開始記事改

²⁸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三統考〉“Santong kao”,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1101。

²⁹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三統考〉“Santong kao”,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1103。

為寅（夏的歲始）開始記事而已，並沒有改動舊魯史的時、月，因為這種時、月相配的方式自唐、虞、夏以來都沒有改動。戴山並舉出《春秋》時記「春王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等等記錄，「一一以夏正通之」後可以用「重民命」、「人主棄民命」、天時不正來說解，何必一定要以「周正建子之序定災祥乎哉？」³⁰。也正是如此，所以劉宗周批評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並不正確。

總的來看，劉宗周主張《春秋》為孔子所作，而且孔子也曾刪削改訂過某些內容，《春秋》一書的這樣特質正是孔子為學態度的具體展現：

夫子之於古也，信且好之而已。夫既信且好之，而又刪之、定之，益損而筆削之，何居？凡以求得之於心而不敢苟同於古人也。故敏敏焉學問思辯終其身，至忘食忘憂乃已。蓋善致疑者莫如孔子矣。³¹

戴山認為儒者好學自孔子始即是如此，故其言：「古聖人往矣，獨吾夫子為聖之至、稱萬世師者，以其表章六經之功大也。」³²孔子之特出於他聖的地方也在於此，這與前文所言，戴山常強調讀書不可廢之意是相貫通的。但孔子好古亦非一味的信古，而是能夠客觀而實事求是的致疑與「學問思辨」，《春秋》即是經歷過這樣的過程而產生的成果。當然，做為一個後學儒者，亦應以此態度面對經典。

³⁰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三統考〉“Santong kao”,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3下[ce 3 xia],頁1104。戴山也承認《春秋》中有些關於時月的記載與天文現象不合，但他並沒認為這是《春秋》中同時使用夏曆與周曆的關係，而是別有原因，詳見後文。

³¹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重刊荷亭文集序（辛未）〉“Chongkan Heting wenji xu (sin wei)”,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3下[ce 3 xia],頁710。

³²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重刊荷亭文集序（辛未）〉“Chongkan Heting wenji xu (sin wei)”,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3下[ce 3 xia],頁710。

四、黃宗羲的經典觀與《春秋》學

黃宗羲為劉宗周最重要的弟子，其一生歷經家國之變，在八十六歲的生涯中更參與了由明末到清初的這段政治、學術的大變動，也因此其一生是有著複雜的變化。一般而言，學者雖有將黃宗羲一生分為三階段、四階段及五階段的不同區分方式，³³但都將黃宗羲的最後一階段視為「晚年講學」、「撰述及終老」或「晚年讀書著述」。也就是說黃宗羲以講學著述做為其最後志向是毫無異說的。黃宗羲在 17 歲時即遵父命受學於劉宗周，但其後多從事於政治等相關事業，其間雖也有不少作品，但其學術生涯最重要的時期當於 1662 年回到故里定居後才真正的展開。

黃宗羲晚年曾多次於不同的地方講學，始於康熙三年(1664)的語溪、康熙六年(1667)講學於會稽、康熙七年(1668)講學於寧波，最後則於康熙十五年(1676)講學於海昌。其中以寧波的「甬上證人書院」最為知名，對後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黃宗羲創辦此書院的宗旨為經世致用，³⁴根據黃宗羲的自敘：

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為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為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³⁵

³³ 李紀祥 Li Jixiang,《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Mingmo Qingchu ruxue zhi fazhan* (臺北[Taipei]: 文津出版社[Wenjin chubanshe], 1992年), 頁 140-141。

³⁴ 關於黃宗羲創辦甬上證人書院的過程及宗旨，詳見方祖猷 Fang Zuyou,〈黃宗羲開創浙東學派的基地——甬上證人書院〉“Huang Zongxi kaichuang Zhedong xuepai de jidi: Yongshang zhengren shuyuan”,《清初浙東學派論叢》*Qingchu Zhedong xuepai luncong* (臺北[Taipei]: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Wanjuanlou tushu yousian gongsih], 1996年), 頁 65-86。

³⁵ 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陳夔獻墓誌銘〉“Chen Kueisian muzhiming”, 見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 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杭州[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05年), 冊 10[vol.

依此段的記述，甬上證人書院的形態並非為黃宗羲一人主講，而是同儕相互討論歷代註疏，研讀的典籍則以五經為主，日後也培養出許多的經學人材。但因此書院並沒有一直延續，所以只講完了《詩》、《易》與《三禮》。為何「甬上證人書院」教學要以五經為主？根據黃宗羲弟子李鄴嗣（別號杲堂，1622-1680）的說法是：

先生嘗嘆末世經學不明，以致人心日晦，從此文章事業俱不能一歸于正。于是里中諸賢倡為講五經之會，一月再集。³⁶

又說：

黃先生教人必先通經，使學者從六藝聞道，嘗曰：「人不通經，則立身不能為君子；不通經，則立言不能為大家。」……黃先生時至甬上，則從執經而問焉。《大易》已畢業，方及《禮經》……且吾黨《禮》將畢，次及《春秋》，此經為夫子之書，大義微辭，學者莫能識。³⁷

10]，頁 440。在黃氏稍早寫的〈陳夔獻五十壽序〉文中亦說：「於是為講經會，窮搜宋、元來之傳註，得百數十家，分頭誦習……數年之間，畢《易》、《詩》、《三禮》。」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680-681 與此段相合。又承審查教授指出此段文字中之「廬」應指東漢盧植（?-192），《黃宗羲全集》中誤為「廬」字。經覆查清康熙二十七年蕪治荆刻本的《南雷文定·後集》中確為「廬」字無疑。見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南雷文定·後集》*Nanlei wending·hou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冊 1397 影印清康熙二十七年蕪治荆刻本），卷 3[*juan 3*]，頁 32。

³⁶ 清 Qing·李鄴嗣 Li Yesi，〈送范國雯北行序〉“Song Fan Guowen bei xing xu”，《杲堂詩文集·杲堂文鈔》*Gaotang shi wenji·Gaotang wenchao*（杭州[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1988 年），卷 3[*juan 3*]，頁 445。

³⁷ 清 Qing·李鄴嗣 Li Yesi，〈送萬充宗授經西陵序〉“Song Wan Chongzong shou jing Siling xu”，《杲堂詩文集·杲堂文鈔》*Gaotang shi wenji·Gaotang wenchao*，卷 3[*juan 3*]，頁 448-449。

由這兩段記錄來看，黃宗羲對於以研讀經典做為修身的主張與其老師劉蕺山並無二致，黃宗羲並沒有將研讀經典與儒者之道兩者區分開來。程志華即觀察到由蕺山到黃宗羲對此一脈相承的主張：

黃宗羲繼承了劉宗周的思想，但他所鋪就的「作聖之路」，只突出「讀書」，而少談「改過」。他的文章談改過的不多，一再強調的都是以研讀六經為作聖根柢。³⁸

事實上，就黃宗羲的自述來看，黃宗羲的確較常強調自己曾在研讀經典及名物制度上下的功夫，他說：

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注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為不急。……獨仁菴與余同志。³⁹

黃宗羲以張仁菴與江道闇兩人對研讀經典的態度對為對比，認為自己與張仁菴相近，並不將名物象數等問題，視為不急之務。黃宗羲有時還十分自豪自己對諸經傳註涉獵之廣博：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

³⁸ 程志華 Cheng Zhihua, 〈經史才之藪澤也——黃宗羲的經學思想〉“Jing shi cai zhi souze ye: Huang Zongxi de jingxue sixiang”,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卷 27 期 2 [vol. 27, no. 2] (2004 年 3 月), 頁 31。於此之前古清美即已指出在黃宗羲的《孟子師說》中「與蕺山更有顯而易見的差異，尤其是此書中無一字提到他堅持是其師學說特點的『意』，也鮮少述『慎獨』(僅一條)。」見古清美 Gu Qingmei, 〈黃宗羲的兩種《師說》〉“Huang Zongxi de liang zhong Shi shuo”, 吳光 Wu Guang 等主編, 《黃梨洲三百年祭》*Huang Lizhou sanbai nian ji* (北京[Beijing]: 當代中國出版社[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1997 年), 頁 88。

³⁹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Zhang Renan xiansheng muzhiming”,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 [vol. 10], 頁 457。

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眾以合一，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⁴⁰

黃宗羲對於僅為科舉而為學多次表達厭惡之意：因為科舉是「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對於經典的瞭解無疑是個極大的妨礙，故言：「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⁴¹但另一方面，黃宗羲雖自言讀書不限於一家，但仍感嘆經學中尚有許多的問題依然沒有很好的答案，儒者若沒能有好的說解，自然談不到已經到「窮經」的地步。

但衡諸最後成果，黃宗羲對於五經並沒有太多注解的著作：在五經中，黃宗羲對於《周易》的古註閱讀最豐，而且《周易》內容與理學關係較深，所以其著有《易學象數論》一書無寧是十分自然的。但除此之外，黃宗羲並沒有其他專著。他也曾動念想要注解《春秋》：

南雷公嘗欲推廣房審權、曾棗、衛湜諸君之說，大修群經，而首從事於《春秋》，先令諸弟子蒼萃大略，輯為叢目，祇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冊猶未定。南雷公笑曰：「得勿為秦延君之說《尚書》乎，度難以成編。」⁴²

漢代秦延君說《尚書》中〈堯典〉篇目兩字即至十餘萬言，⁴³黃宗羲大約也因為相關資料太過龐雜，於是就放棄注解《春秋》。雖然如此，但我們

⁴⁰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Zeng bianxiu bian yu Wujun muzhiming”,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433。

⁴¹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傳是樓藏書記〉“Chuanshilou cangshu ji”,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136。

⁴² 清 Qing · 黃嗣艾 Huang Siai, 《南雷學案》Nanlei xuean, 卷 7[juan 7], 收入周駿富 Zhou Junfu 編, 《清代傳記叢刊》Qingdai zhuanji congkan (臺北[Taipei]: 明文書局[Mingwen shuju], 1986 年), 頁 459。

⁴³ 班固《漢書·儒林傳》中言：「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可見秦延君(秦恭)當時即解經

仍然可以在如《孟子師說》、〈陳同亮刻胡傳序〉、〈答萬充宗雜問〉、〈萬充宗墓誌銘〉等文中，發掘黃宗羲對《春秋》的一些相關看法。吳海蘭先生曾對黃宗羲的《春秋》學做了一番完整的歸納整理，他指出黃宗羲的《春秋》學大致上有：「反對一字褒貶說」、「《春秋》取材於列國之史」、「《春秋》有脫簡與錯誤」及反對胡安國「義例」之說、「夏時冠周月」等主張。⁴⁴整體而言，黃宗羲雖也同意《春秋》為孔子所修，但認為其內容並非只取材於舊魯史，而是兼採其他列國之史。所以從一開始，《春秋》的內容未必就絕對正確，再加上歷來流傳的缺失，所以現在所見的《春秋》中實是存在著許多錯誤的情形。也因如此，胡安國等人試圖用歸納《春秋》義例的方式來解釋《春秋》，黃宗羲認為這是十分可笑的，因為《春秋》本文就不完全正確，又怎能從中得出合理的「例」？又怎能用這個「例」來解釋《春秋》？

這其中有對《春秋》作者及內容的問題，當然也有旁及三傳及以《春秋胡氏傳》的相關問題。

參、劉宗周與黃宗羲《春秋》學之比較

在上一節裡，已大致分別論述了劉宗周與黃宗羲兩人對五經及《春秋》的相關看法。本節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比劉宗周與黃宗羲在《春秋》學相關看法上的差異。

繁複知名。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言：「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亦指此事。見東漢 Dong Han·班固 Ban Gu 撰，《漢書》*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2 年），卷 88[*juan* 88]，頁 3605。梁 Liang·劉勰 Liu Xie 著，范文瀾 Fan Wenlan 注，《文心雕龍注》*Wenxin diaolong zhu*（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zue chubanshe]，1962 年），頁 328。

⁴⁴ 因吳海蘭對於黃宗羲《春秋》學內容的介紹已十分詳足，因此筆者在此不再另行贅述。但在後文對比劉、周《春秋》看法相異處，筆者會對相關問題再予以論述。吳海蘭 Wu Hailan，〈黃宗羲的春秋學〉“Huang Zongxi de Chunqiu xue”，《贛南師範學院學報》[*Gannan shifan xueyuan xuebao*]期 2[no. 2]（2004 年），頁 67-70。

一、劉宗周、黃宗羲對「孔子作《春秋》」理解不同處

首先，黃宗羲雖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作，但孔子只有削去舊魯史部分內容再加上晉楚兩國史書的部分內容。梨洲與蕺山基本看法不同的地方在於：蕺山認為《春秋》是孔子精心筆削過的，而黃宗羲則否：

《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為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之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即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為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⁴⁵

又說：

《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弑其君」，《乘》中之書法；「崔杼弑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弑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於魯者，未必為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於列國之史者也。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也。⁴⁶

⁴⁵ 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陳同亮刻胡傳序〉“Chen Tongliang ke Huzhuan xu”，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82。

⁴⁶ 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陳同亮刻胡傳序〉“Chen Tongliang ke Huzhuan xu”，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83。又《孟子師說》中亦有類似的說法，見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孟子師說》Mengzi shishuo，《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vol. 1]，頁 114-115。

黃宗羲認為《春秋》中的記載：若為魯事，則原即為舊魯史之文，孔子有刪削而無修改；至於魯國之外的事，孔子則採用晉國與楚國的史書的相關記載，但也沒有加以修改。黃宗羲的這種主張與劉宗周極度推崇《春秋》的態度是有很大的不同，在黃宗羲的眼中，《春秋》就如同「後世之大事記之類」，不論這「大事記」是通指依時間先後條列事件的史書或是專指宋儒呂祖謙（1137-1181）的《大事記》一書，⁴⁷總之《春秋》不再是司馬遷（145 B.C.-86 B.C.）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⁴⁸的神聖經典，而僅是珍貴史料的匯編集成。如此一來，歷代認為《春秋》中有「一字褒貶」的說法都不被黃宗羲所接受。黃氏更進一步批評：「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同也。」也就是說黃宗羲對於三傳及《春秋胡氏傳》這四部在《春秋》學史中重要的典籍都不甚滿意。而這是劉宗周所沒有論及的觀點。

二、劉宗周、黃宗羲對《左傳》評價與態度的差異

除了以上的不同外，黃宗羲與劉戡山對於《左傳》所紀錄的史事在態度上亦有所差異：劉戡山基本上是儘量採信《左傳》的記錄，而黃宗羲則較會透過不同典籍的對比，指出《左傳》紀錄的可能的錯誤。《左傳》中除了記有春秋時的事件外，也紀錄一些孔子的言行，對於這些記錄，歷來儒者的態度並不一致。如哀公十四年，《左傳》有這樣的記錄：

⁴⁷ 黃宗羲指出「史之體有三」，其中「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而「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談孺木墓表〉“Tan ru mumu biao”，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269。至於呂祖謙的《大事記》一書共十二卷，此書內容大致為：「取司馬遷《年表》所書，編年繫月以紀春秋後事，復采輯諸書以廣之。」此書的優點為：「每條之下各注從某書修云云，一一具載出典。固非臆為筆削者可及也。」見清 Qing·紀昀 Ji Yun 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 Siku quanshu yanjiusuo 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年），卷 47[juan 47], 頁 657。

⁴⁸ 西漢 Xi Han·司馬遷 Sima Qian,〈孔子世家〉“Kongzi Shijia”，《史記》Shiji（臺北 [Taipei]：大申書局 [Dashen shuju], 1977 年），卷 47[juan 47], 頁 1944。

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⁴⁹

魯的鄰國齊君被弑，孔子建議魯君加以討伐，但哀公顧慮齊強魯弱而不願涉入此事。孔子則以齊民之心過半未歸齊之陳恆，而認為魯的討伐必然可以成功。對於此事，伊川認為：

《傳》言以魯之眾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⁵⁰

元儒程端學（1278-1334）則進一步說明：

先儒曰：此非孔子之言也，是以力不以義也。傳猶不可信，況敢舍經而任史乎？⁵¹

伊川與程端學都認為《左傳》這段話應該不是孔子所言，因為魯要不要去討伐齊陳恆，這是維持君臣大義與否的原則問題，而可否成功則是現實利益的計算。孔子怎麼會以利益的計算為其主要考量？對此問題，劉蕺山的看法是：

問：「《左傳》：……孔子曰：『民之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而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如此則以力不以義矣，然否？」曰：「謂聖人此舉以義不以力則可，謂義必廢力則不可。聖人臨事

⁴⁹ 楊伯峻 Yang Bojun, 《春秋左傳注》 *Chunqiu Zuozhuan zhu*, 頁 1689。

⁵⁰ 宋 Song · 程顥 Cheng Hao · 程頤 Cheng Yi, 《二程集 · 河南程氏遺書》 *Er Cheng ji · Henan Chengshi yishu* (臺北[Taipei]: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Hanjing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 1983年), 卷 15[juan 15], 頁 159。

⁵¹ 元 Yuan · 程端學 Cheng Duanxue, 《春秋三傳辨疑》 *Chunqiu san chuan bianyi* (臺北[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年影印清高宗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Wenyuange Siku quanshu ben]), 卷 19[juan 19], 頁 37-38。

而懼，好謀而成，非徒虛張名義而不切當日之情事者，況以破強弱之惑乎？斯實語也。」⁵²

面對前賢大儒的判斷，戴山則認為「義」與「力」兩者並非絕不可相容，若力不足仍應以義舉之。但這不代表義舉就完全不必有「力」，戴山主張孔子當時確以現實情況考量論說，這正表示孔子並非只是「虛張名義」的放言高論者，所以戴山認為《左傳》這段的記載是「實語也」，更顯出其較傾向相信《左傳》的態度。⁵³

在另一則對《左傳》記錄孔子之語的判斷上，戴山迴護《左傳》記錄的態度則更加明顯。依《左傳》所記：魯宣公二年（607 B.C.），晉國趙盾殺晉靈公於桃園，此時趙盾出奔尚未離開晉國，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返回，晉國史官於是記載：「趙盾弑其君。」趙盾提出抗議，而史官則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於是趙盾只好無奈的接受。《左傳》中記有：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⁵⁴

⁵²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548。

⁵³ 究實而論，由孔子與魯哀公的這段問答來看，是否真為伊川及程端學所言，為「義」與「力」二擇一的問題？朱熹對此曾說：「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眾，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眾卻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卻不專主此也。」因為孔子也可能是以「義」為出發點，而將「力」做為考量現實的一個條件，故未必是「義」與「力」只能擇一。戴山之意顯然與朱子相似，戴山所謂「謂義必廢力則不可」與朱子所謂「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的說法相類，兩人都認為談義不代表必須完全捨棄「力」與「利害」，因為這兩者沒有必然的衝突。但戴山面對伊川與朱子兩可之說時，其態度偏於《左傳》記錄的態度是明確的。朱子之說見宋 Song·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臺北[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 1986 年），卷 44[*juan 44*], 頁 1130。

⁵⁴ 此事前後及引文依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 頁 662-663。

一段評論。對孔子的這段話，歷來許多儒者深為不滿，因為趙盾因晉靈公的迫害而出奔，趙穿則為趙盾的昆弟，趙盾在靈公被殺後重新執政也沒有處置趙穿。凡此種種，均指向靈公被殺與趙盾脫離不了關係。而依《左傳》所記，似乎指孔子認為若趙盾離開了晉國，就可以表示弑君之事與他無關。朱熹即對此說深表不滿：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卻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⁵⁵

認為《左傳》中的記載不實，若依其所記，那麼弑君主謀者只要離開國內即可免除惡名，則世間豈有此理？孔子又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判斷及說法？而且這種說法更遠離了《春秋》對亂臣賊子口誅筆伐之意。明代大儒湛若水（1466-1560）也說：

愚謂此非孔子之言也。《春秋》之法：臣子弑君父，凡在官在宮者，殺無赦。觀盾不討穿之罪，乃反使之逆黑臀以立之，其同謀顯然矣，豈越竟可免乎！⁵⁶

湛甘泉也認為這段話並非孔子之語，因為靈公被弑後，晉國的國政基本上是掌握在趙盾的手中，趙盾「其同謀顯然矣」，孔子不應有「越竟可免」的判斷。但對此，蕺山則說：

「惜也，越境乃免」六字，是夫子誅心之語。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即越境可免乎？董狐「亡不越境」，此語自差，夫子因

⁵⁵ 宋 Song·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卷 83[juan 83]，頁 2150-2151。

⁵⁶ 明 Ming·湛若水 Chen Ruoshui，《春秋正傳》*Chunqiu zhengchuan*（臺北[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年影印清高宗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Wenyuange Siku quanshu ben]），卷 19[juan 19]，頁 14。

誅其心。彼將以為越境可免，將自惜其亡之不蚤矣。後人把夫子話看死煞了，此真癡人說夢。⁵⁷

戴山對備受懷疑的此則仍然認為《左傳》的記錄為真。雖然他也承認君臣之義是《春秋》的基本價值，而靈公被弑一事趙盾也的確參與其間，只是戴山認為「惜也，越境乃免」是孔子點出趙盾心中的構思，而非孔子贊成的想法。後人之所以認為《左傳》此段的記錄不確，是因為「把夫子話看死煞了」。戴山的說法就義理而言，與朱子、湛若水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三人同樣認為趙盾之罪無可逃避。但戴山的說法，從上下文脈來看，實在沒有多大的說服力，因為依《左傳》所記，「惜也，越竟乃免。」六字之前即是「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在文中顯然孔子認為趙盾之所以被記為「弑君」是因史家書法的關係，而非實際上去策畫此事，所以這六字實難理解成是孔子「誅心之語」。⁵⁸由以上的兩個例子來看，戴山對於《左傳》中可疑記錄總是曲為之說，在態度上也較傾向於接受《左傳》記錄，而黃宗羲則與其師有些差異。

雖然黃宗羲也曾說過：

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⁵⁹

⁵⁷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語類·會錄》 *Yulei · hueilu*, 見《劉宗周全集》 [*Liu Zongzhou quanji*] 冊 2 [vol. 2], 頁 635。

⁵⁸ 在劉宗周之前也有理學家認為《左傳》此段也是實錄，伊川即認為這段話不假，但其對「惜也，越竟乃免。」六字解釋為：「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在弑君之罪的判斷上，較朱子、湛若水及戴山三人為寬鬆，但就文字上下文而言則較戴山之說順暢。見宋 Song · 程顥 Cheng Hao、程頤 Cheng Yi, 《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 *Er Cheng ji · Henan Chengshi yishu*, 卷 18 [juan 18], 頁 230。

⁵⁹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尚書古文疏證序〉“Shangshu guwen shuzheng xu”, 見《黃宗羲全集》 *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 [vol. 10], 頁 64。

認為基本上《左傳》為可信之書，但是黃宗羲卻並非一味的相信，而是處處存疑，如其對比《左傳》襄公十四年中的記錄與《孟子》「逢蒙學射」章後說：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衛孫文子逐其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吾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其文多與孟子不合。公孫丁既非子濯孺人，為衛獻公御，又非鄭人。庾公差字子魚，非庾公之斯。學射於公孫丁者為庾公差，非尹公佗。庾尹為孫文子所使，非衛所使。庾尹為叛臣之黨，豈稱端人？按以《孟子》之言，《左氏》之誣甚矣。⁶⁰

黃氏指出《左傳》與《孟子》內容的差別在於：一、《左傳》記公孫丁年資最長，教射於庾公差，而庾公差又教尹公佗。⁶¹而《孟子》則記庾公之斯學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又學於子濯孺子，⁶²僅就三人的名字來看即有不同，而庾公差與尹公佗（依《左傳》所記名）兩人何人為師何人為徒，《左傳》與《孟子》所記截然不同。二、就算忽略掉三人姓名與師承關係，《左傳》與《孟子》所記都是徒孫與師祖在戰場上相遇時，徒孫的自處之道，《左傳》與《孟子》所記亦完全不同：一者以君命為主另一則私情為先。因為《左傳》中的這些說法都與《孟子》不同，所以黃宗羲判定應以《孟子》之說為是、《左傳》的記錄為非。黃宗羲的這種論斷並非有任何其他的文獻根據，而純粹是以其認為何者更有權威、何書更具有經典的特

⁶⁰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孟子師說》*Mengzi shishuo*,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vol. 1], 頁 116。

⁶¹ 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 頁 1012-1013。

⁶² 清 Qing · 焦循 Jiao Xun,《孟子正義》*Mengzi zhengy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87年), 卷 17[*juan 17*], 頁 581-582。

性來判斷。⁶³由這個例子來看，劉宗周與黃宗羲兩人在面對《左傳》記錄的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三、劉宗周、黃宗羲對《春秋》價值判斷的差別

劉宗周與黃宗羲在《春秋》相關問題的判斷上，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兩人雖然都反對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黃宗羲曾說：

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辯而知其謬矣。⁶⁴

認為胡安國此說印諸史實根本不值得一提。除此之外，蕺山對胡安國其他說法並沒有太多批評，而黃宗羲對於胡安國的《春秋》學的厭惡遠超過其師劉宗周。黃宗羲認為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中的「陳言腐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蓋以理欲措之實用，茫無頭緒。」認為「康侯之傳，大概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⁶⁵對胡安國說《春秋》譏貶兼備。

劉、黃兩人的差異在對季札不就君位之評價中呈現的更是明顯：吳國季札本有機會成為吳君，因為諸樊在除喪後想立其弟季札為吳君，但季札卻推辭，甚至「棄其室而耕」堅定表明不願為吳君。⁶⁶季札推辭後，諸樊只好即位，而後才又衍生出僚與公子光爭位之事。《春秋》雖沒有記載此

⁶³ 唐·孔穎達則認為：「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反認為《左傳》的記錄較《孟子》可信；清·毛奇齡則沒有斷定誰是誰非，僅言：「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見清 Qing·焦循 Jiao Xun，《孟子正義》*Mengzi zhengyi*，卷 17[*juan 17*]，頁 581 引。

⁶⁴ 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陳同亮刻胡傳序〉“Chen Tongliang ke Huzhuan xu”，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84。

⁶⁵ 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陳同亮刻胡傳序〉“Chen Tongliang ke Huzhuan xu”，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85。

⁶⁶ 三傳對此事記載小有異，但對季札堅持吳君一事則相同。此段依《左傳》襄公十四年所敘，見：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頁 1007-1008。

事，但《春秋》在襄公二十九年（544 B.C.）記有「吳子使札來聘」，胡安國即言：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⁶⁷

胡安國認為季札為吳公子，《春秋》例當書「吳子使公子季札來聘」，《春秋》之所以不書「公子」，是因為孔子在此對季札不就吳君之位致使吳國陷於內亂而予以貶斥。劉宗周也承續了胡安國的這種看法，認為「《春秋》之於季札也亦然。」⁶⁸所謂的「亦然」指的是同於前文所述對衛國公子鄆讓國之事的評價。劉宗周認為「古今讓國，惟夷、齊尚矣。」⁶⁹其餘的讓國之事均為孔子所不贊成，季札不受國一事亦是如此。黃宗羲則十分不同意這種主張：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為不足信也。⁷⁰

認為胡安國透過不存在的《春秋》書法義例而做出有別於三傳的評價是不對的，三傳雖然對於季札之事紀錄小有不同，但均認為季札為賢人，尤其是《公羊傳》更直言：「何賢乎季？讓國也。」⁷¹認為《春秋》記此是在表彰季札讓國之舉。黃宗羲更舉世傳孔子對季札的「嗚呼延陵季子」之銘

⁶⁷ 宋 Song · 胡安國 Hu Anguo, 《春秋胡氏傳》*Chunqiu Hushi chuan*, 卷 23[juan 23], 頁 3。

⁶⁸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423。

⁶⁹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論語學案》*Lunyu xuean*,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1[vol. 1], 頁 423。

⁷⁰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陳同亮刻胡傳序〉“Chen Tongliang ke Huzhuan xu”,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84。

⁷¹ 漢 Han · 公羊壽 Gongyang Shou 傳, 漢 Han · 何休 He Xiu 解詁, 唐 Tang · 徐彥 Xu Yan 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Chunqiu Gongyang zhuan zhushu*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0 年), 卷 21[juan 21], 頁 534。

文為證，說明胡安國之說不可信。⁷²從這個例子來看，黃宗羲對於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的反感遠超過其師劉宗周。

若更進一步對比觀察，黃宗羲不僅對胡安國《春秋》學極為不滿，其甚至對於《春秋》一書的內容也多所質疑。前文論及，不論是劉宗周或黃宗羲，兩人均認為研讀儒家經典是成德必由的途徑。雖然劉宗周對於《春秋》一書內容雖沒有太多的講述，但基本上在相關文獻中都可看出其對《春秋》內容的推崇。相對之下，黃宗羲雖也主張「從六藝聞道」，但他對於《春秋》的內容則有頗多質疑。以對《春秋》中之相關天文曆法的記錄為例，劉宗周反對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而提出《春秋》之記時、月是「夏時夏月」。但他也注意到《春秋》中有一些天文曆法的記載即被許多儒者所懷疑，以襄公二十七年為例，《春秋》記：「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傳》則言：「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關於這次日食的問題大約有幾個：一、此次日食發生在西元前 546 年 10 月 13 日。⁷³二、《春秋》記為十二月，《左傳》則記為十一月，兩者不同。依王夫之及江永的看法，《左傳》所記的月份為確，十二月是「經文傳寫訛耳。」楊伯峻則參考阮元的校勘成果及金澤文庫本，

⁷² 黃宗羲所指的「嗚呼延陵季子之銘」指的應是〈唐重摹吳季子墓銘〉，相傳為孔子為季札所寫的墓銘。但依歐陽修的說法：「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認為不論從字體或孔子周遊列國的行蹤來看，這個銘文甚為可疑，應不是孔子所書。歐陽修的說法也得到許多人的引用及支持。廣博如黃宗羲應知此說，而其之所以仍引此駁胡安國的看法，相信是對胡安國說《春秋》的反感而發。見：宋 Song·歐陽修 Ouyang Xiu，《歐陽文忠公文集·集古錄跋尾》Ouyang Wunzhonggong wunji·Jigulu bawei（上海[Shanghai]：上海商務印書館[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1922 年《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涵芬樓藏本[Sihbu congkan chubian yingyin Hanfenlou cangben]），卷 8[juan 8]，頁 2。

⁷³ 張培瑜 Zhang Peiyu,《〈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Chunqiu Shijing rishi han youguan wenti”，《中國天文學史文集》Zhongguo tianwenxue shi wenji，第 3 集[no. 3]（北京[Beijing]：科學出版社[Kexue chubanshe]，1984 年），頁 5：表 1。

認為：《春秋》的「乙亥」應是「乙卯」才是。三、《左傳》作者認為《春秋》所依舊魯史所記之日期是錯誤的，當日日食以周曆而言應為九月，但卻誤記為十一月，這是「當時主管曆法者有過誤，兩次應置閏而未置閏。」⁷⁴

劉宗周對於《春秋》與《左傳》記日食的差異，他採信《左傳》「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的看法，認為這應是舊魯史的誤記，而孔子也將之寫入《春秋》之中。⁷⁵但劉宗周認為孔子之所以將錯誤的記錄寫入《春秋》中，並非因為孔子刪而不削或是孔子沒有發現這個錯誤，他認為其中實含有大義：

然則魯曆之不正久矣。定、哀之春秋，非隱、桓之春秋矣。四時災祥莫考而定矣。欲區區以周正紀其終始，不已誣乎！夫閏失則四時不正，四時不正則歲功不成，歲功不成則百功無所釐，而庶績乃隳，先生繼天立極之統泯絕乃盡，故仲尼有感而作《春秋》。《春秋》云者，互舉以見四時，履四時之變以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衰亂，屬辭比事而撥亂反正之道炳如也。⁷⁶

⁷⁴ 相關文獻見：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 頁 1126、1138-1139。關立言則認為此次日食確在「魯曆十一月乙亥朔日，《左傳》記載的月份、日期都是不錯的。『辰在申』，只能是一次肉眼觀測的判斷失誤；也有可能，這是把哀公十二年十一月的再失閏誤記於此，古書錯簡，也是常有的事。」見關立言 Guan Liyan,〈春秋日食三十七事考〉“*Chunqiu rishi sanshiqi shi kao*”,《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 期 2[no. 2] (1998 年), 頁 101。

⁷⁵ 事實上戴山認為《春秋》中因天官失職而誤記時月的例子尚不止這一例，他還舉出哀公十二年等例子。但為了與後文黃宗羲對《春秋》誤記日食的說解相對照，所以在此僅以日食一例做為說明。見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三統考〉“*Santong kao*”,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1104。

⁷⁶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三統考〉“*Santong kao*”,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1104-1105。

劉宗周也承認《春秋》中關於時月的記載並非完全是他所主張的夏曆時月，他認為在隱公、桓公時的曆法尚有一定的規範，但到了定公、哀公時則「魯曆之不正久矣」，而曆法正確與否關係到農業的生產及國力的盛衰。孔子就是發現當時魯國的曆法已經混亂不已，所以才作《春秋》一書。孔子想由《春秋》中的備舉四時等方式來對顯春秋後期曆法的紊亂，並進一步指出應透過端正曆法來撥亂反正。在這樣的解釋下，《春秋》中的「錯誤」也就不是真正的錯誤，而是孔子故意紀錄下這個「錯誤」，讓人得以從「錯誤」中瞭解如何改正錯誤。

相較之下，黃宗羲對於《春秋》中「錯誤」的日食記載，其解釋就非常直接。《春秋》記襄公二十一年（552 B.C.）「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於襄公二十四（549 B.C.）年記「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⁷⁷這兩年連續兩月都有日食的記錄。依現有的天文知識來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及二十四年八月的記錄應是錯誤的。⁷⁸黃宗羲弟子萬斯大（字充宗，1633-1683）即以此向老師請教《春秋》之所以有此記錄是因「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而黃宗羲的回答則是：

愚按……曆家如姜芑、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入食限；十月朔……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入限；八月朔……不入食限矣。⁷⁹

⁷⁷ 楊伯峻 Yang Bojun, 《春秋左傳注》 *Chunqiu Zuozhuan zhu*, 頁 1055-1056、1086。

⁷⁸ 張培瑜指出襄公二十一年九月與二十四年七月這兩次日食都是「中心食」，也就是全食或環食。「下一次合朔時（一月之後）日月距交點已遠出食限外，不可能再發生日食。所以這兩次比月日食的記載有錯誤。」見張培瑜 Zhang Peiyu, 〈《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Chunqiu Shijing rishi han youguan wenti*”，《中國天文學史文集》 *Zhongguo tianwenxue shi wenji*, 第 3 集[no. 3], 頁 10-11、13。

⁷⁹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答萬充宗雜問〉“*Da Wan Chongzong zawan*”，見《黃

黃宗羲對於曆法相當有興趣，鑽研頗深，吳光即言：「黃宗羲對於中國和西方的曆學、算學都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⁸⁰黃宗羲認為不論依中國曆法學家姜苳或西方曆學，都沒有「比月而食」的情況，所以《春秋》襄公二十一及二十四年的記載應是錯誤的。黃宗羲在此僅指出《春秋》所記必然是錯誤的，卻沒有回答萬斯大為何《春秋》中存有此種錯誤的記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黃宗羲認為《春秋》此書不只存在這一兩個錯誤，而是有著各種不同的錯誤：

《春秋》有脫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焉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即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脫簡乎？《春秋》有錯誤，即以日食論之，其間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及一月二月者，以為曆官之失閏可也，至於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為之辭，此不知後來傳寫之失者三也。⁸¹

黃宗羲認為要解釋《春秋》必須考慮《春秋》的特質，其中之一即是《春秋》中存在著許多錯誤。這些錯誤可分為三類：脫簡、曆官之失及傳寫之失。其中曆官之失屬於《春秋》成書時即已存在，而脫簡與傳寫之失則是後代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若依黃宗羲所指陳：《春秋》中存在著不知數

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205-206。

⁸⁰ 吳光 Wu Guang，〈黃宗羲遺著考（五）〉“Huang Zongxi yizhu kao (wu)”，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9[vol. 9]，頁 561。吳光並指出在黃百家的〈梨州府君行略〉中記黃宗羲著有《春秋日食曆》一卷，但未見傳本。見前書，吳光 Wu Guang，〈黃宗羲遺著考（五）〉“Huang Zongxi yizhu kao (wu)”，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9[vol. 9]，頁 566。

⁸¹ 明 Ming·黃宗羲 Huang Zongxi，〈陳同亮刻胡傳序〉“Chen Tongliang ke Huzhuan xu”，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0[vol. 10]，頁 83。

量的記事等內容上可能的錯誤來看，其對《春秋》學立即會產生兩個直接的後果：用例解《春秋》的不可行及《春秋》一書整體價值的下降。前者在相關文獻中戴山的態度並不確定，但後者則肯定是戴山所不會認同的觀點。

肆、結論

作為明代理學殿軍的劉宗周，其對於儒學本身自有非常堅定的信仰；作為劉宗周弟子的黃宗羲，則被目為浙東學派的創始者。黃宗羲對劉宗周在思想學問上的承續與差異，已有許多學者由不同的角度予以論述。就對比兩人的《春秋》學而言，大致可以有以下的結論：第一、劉、黃兩人在理論上都認為研讀經典是必要的，他們都嚴辭批評束書不觀、空談心性的為學方式；第二、劉、黃兩人對於《春秋》都沒有專門的注解，甚至於相關論述也不多，這種情況尤以劉宗周為甚：他對《春秋》十分推崇，但卻鮮少對《春秋》的內容多做發揮；而黃宗羲則認為《春秋》雖為孔子所作，但其文辭來源為舊魯史、晉史及楚史，孔子並沒有修訂其中的內容。第三、整體而言，劉宗周對《春秋》、《左傳》甚至於《春秋胡氏傳》等書內容較為遵信，在解釋時總會對其有疑處勉為彌縫；相對的，黃宗羲則較以批評的角度出發，直接指出各種錯誤，尤其不滿於胡安國之說，甚至認為《春秋》在性質上是「大事記」之類的書，而且其間還有許多錯誤存在。

由以上的對比可知，劉宗周與黃宗羲兩人在實質的態度上，對於《春秋》相關典籍確有不少的差異。事實上早已有學者觀察到劉、黃兩人對傳統學問的態度有所不同。如明末之時，即有大量的西方文明傳入中國，劉戴山與黃宗羲面對如曆法、火器等西方學問及科技態度便有極大的差異，夏瑰琦即言：

他（按：指黃宗羲）對西學採取「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斥「湯若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已不容於堯

舜之世。」劉宗周固守祖宗之法的保守態度，與黃宗羲形成鮮明的對照。⁸²

由劉宗周反對引進西方火器的態度來看，其固守儒家傳統典籍的心態亦便不難想像，也因為如此，所以他十分強調要「尊經」及客觀理解經典內容。⁸³事實上劉宗周自己也身體力行，除《易》經外他對《禮》的整理也花了不少功夫：

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缺尤甚。……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小戴，錄為一十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子之言，錄為正經。……今盡取而還之孔子，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⁸⁴

劉宗周認為五經之中，《禮》的問題最為嚴重，朱子雖然已有初步的整理，但戴山認為尚未完成，所以他又從各種文獻資料中再重新釐定篇次及內容。他自信經過他整理過的《禮》經應可以與其他四經「並垂不朽」。由此可見戴山對於傳統經典的信仰與堅持，正如其認為「春秋秋冬之時，十二月之次，則周不能改乎殷，殷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唐虞。」的說法，⁸⁵也

⁸² 夏瑰琦 Xia Guiqi,〈黃宗羲與西學關係之探討〉“Huang Zongxi yu xi xue guanxi zhi tantao”,吳光 Wu Guang 等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Huang Lizhou sanbai nian ji*,頁 171。

⁸³ 劉宗周言:「『六經註腳』之說,正是尊經要旨。後人不善會,便是侮聖人之言。」力言王陽明原意仍是「尊經」,只是後人的理解不善才有諸多流弊。又對陸象山批評朱熹之學「支離」說:「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為學可矣,以之為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含蓄的表示其反對象山理解經典的態度。分見: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陽明傳信錄二》*Yangmingchuan xinlu er*,《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4[vol. 4],頁 49 及《語類·讀書說(示兒)》*Yulei·dushu shuo (shi er)*,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2[vol. 2],頁 348。

⁸⁴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 著,〈禮經考次序(己卯十月)〉“Lijingkao cixu (ji mao shi yue)”,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3 下[ce 3 xia],頁 729-732。

⁸⁵ 明 Ming·劉宗周 Liu Zongzhou,〈三統考〉“Santong kao”,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冊 3 下[ce 3 xia],頁 1101。

頗有儒學內容歷萬世而不變的味道。而這並非是黃宗羲所贊同的觀點。鍾彩鈞也曾透過對比戴山與梨洲的《孟子》學得出相類的看法：

戴山懷著永恆常道，對學術仍持著「經」的概念；但梨洲卻指出學術發展不僅是時代的推移，學術的性質也有階段性的不同，且更宣告了性理學說的時代已隨戴山而結束，這才是「史」的眼光。⁸⁶

其實梨洲在學問上的興趣不僅在於宣告性理學說的時代結束，更是對「經學」的內容與態度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

黃宗羲勇於指出在儒學傳統中一直被視為神聖經典的《春秋》實際上存在著許多錯誤，這方面的觀點當然有部分來自心學家的傳統。因為王陽明及湛若水同時主張孔子作《春秋》是「有削無改」，也都十分反對「以例解《春秋》」的方式。梨洲對孔子所作《春秋》與舊魯史關係的看法幾乎與陽明、甘泉無異。⁸⁷而且甘泉在《春秋正傳》中也已指出《春秋》「經中逸名、闕文、衍文者多矣，豈皆足以憑據而考信耶！」⁸⁸但是不管怎麼

⁸⁶ 鍾彩鈞 Zhong Caijun,〈劉戴山與黃梨洲的孟子學〉“Liou Jishan yu Huang Lizhou de Mengzi xue”,《劉戴山學術思想論集》*Lio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ji*, 頁 405。

⁸⁷ 王陽明說：「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湛若水則言：「魯史中有關於是非者，仲尼則筆之於冊，今《春秋》是也；無甚關於是非者，仲尼則削之而不存于冊。然其所筆，皆魯史舊文，仲尼未嘗改其文，但取其義耳，所謂「無加損」者，不加損魯史之文也。」兩人對《春秋》與舊魯史的關係看法相同。分見陳榮捷 Chen Rongjie,《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Wang Yangming chuanxilu xiangzhu jiping*, 卷上[juan shang], 頁 45。明 Ming·湛若水 Chen Ruoshui,〈春秋正傳辯疑〉“Chunqiu zhengchuan bianyi”,《春秋正傳》*Chunqiu zhengchuan*, 卷 37 末[juan 37 mo], 頁 2。王、湛兩人對《春秋》看法異同的對比請參見劉德明 Liu Teming,〈湛若水《春秋》學初探——論湛若水對《春秋》定位及解經方法〉“Chen Ruoshui Chunqiu xue chutan: lun Chen Ruoshui dui Chunqiu dingwei ji jiejing fangfa”,《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期 25[no. 25] (2009 年 6 月), 頁 165-190。

⁸⁸ 明 Ming·湛若水 Chen Ruoshui,《春秋正傳》*Chunqiu zhengchuan*, 卷 10[juan 10], 頁 9。

說，湛若水等人對於《春秋》內容大致上仍是十分崇信。相對之下，黃宗羲對《春秋》則較傾向批評態度，這較陽明與甘泉走的更遠。之所以如此，相信是與黃宗羲整體的為學方法及態度有關。黃宗羲「引史證經」的為學方法十分有名，其後更為浙東學派學者所遵循。蔣國保說：

如果說「統會經史」在黃宗羲那裡主要是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來堅持的話，那麼「引史證經」就是他貫徹這一方法論原則的具體作法。其實際操作主要堅持了兩點：首先是以「史」的記載來證明「經」的觀點……其次是以「史」的事實糾正「經」的失誤。⁸⁹

就梨洲對《春秋》內容的批評來觀察，其所採用的材料並不止於「史的事實」而已，他更相信由中西曆法推斷而出的正確性。黃宗羲兩次對《春秋》的批評都以襄公二十一及二十四年連兩月記日食為例，這樣的判斷當然與其對曆法有極高的興趣與造詣有關。因為湛甘泉雖對《春秋》內容有許多懷疑，但對這兩年何以有如此反常的記錄，僅以「何以屢書？志天之屢變也。」解釋。認為孔子記此天象因為「君弱臣強之象」、「傷世之情見矣」⁹⁰之意，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應該是《春秋》誤記。⁹¹相對的，

⁸⁹ 蔣國保 Jiang Guobao,〈黃宗羲與浙東經史學術傳統的確立〉“Huang Zongxi yu Zhedong jingshi xueshu chuantong de queli”,《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Hangzhou shifan xueyuan xue bao (shehui kexue ban)]期 2[no. 2] (2006 年), 頁 80。

⁹⁰ 明 Ming·湛若水 Chen Ruoshui,《春秋正傳》Chunqiu zhengchuan, 卷 27[juan 27], 頁 15、31。

⁹¹ 其實在湛若水或劉宗周之前，早已有學者對《春秋》日食的記錄予以糾正。如《元史·授時曆議下》對《春秋》記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食即言：「今曆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又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事，以《授時曆》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曆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但湛、劉等人並沒有以此駁《春秋》所記。見明 Ming·宋濂 Song Lian 等撰，《元史》Yuansh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76 年), 卷 53[juan 53], 頁 1158、1160-1161。

梨洲則由曆法論斷《春秋》在此的記錄有誤，並由此進一步推斷《春秋》中「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

古清美及鍾彩鈞都曾指出梨洲之學的一個要點在於「如何為儒學創新、開大」、「主創新，反對因循」⁹²黃宗羲的這種創新精神表現在經學方面大約有兩種表現方式，一是對於傳統經注的不滿：

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為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為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勸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闕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幃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為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⁹³

認為經學的內容應是「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而非是「揣摩勸襲」的文章或句解。雖然此文主要批評的對象並非專指經傳注疏之學，但是歷來不論是用注經解傳來獲取名聲利祿或專注於經典字句的解析而忘卻「王之大經大法」者，都是遺失了聖人制作經典的原意，故也都在梨洲批評之列。另一方面則是梨洲主張「儒者之學，經緯天地。」⁹⁴這經天緯地的學問卻未必僅存於六經之中，梨洲曾說：「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認為歷代史書中也記存

⁹² 分見古清美 Gu Qingmei, 〈黃宗羲的兩種《師說》〉“Huang Zongxi de liang zhong Shi shuo”, 吳光 Wu Guang 等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Huang Lizhou sanbai nian ji, 頁 88 及鍾彩鈞 Zhong Caijun, 〈劉戡山與黃梨洲的孟子學〉“Liou Jishan yu Huang Lizhou de Mengzi xue”,《劉戡山學術思想論集》Lio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ji, 頁 406。

⁹³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傳是樓藏書記〉“Chuanshilou cangshu ji”,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136。

⁹⁴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Zeng bianxiu bian yu Wujun muzhiming”,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433。此文並言：「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例，假其名以欺世。」也不滿束書不觀，滿口語錄之言的末流理學家。

有這樣的學問內容，⁹⁵言下之意即六經絕非是唯一載道的典籍。事實上，梨洲十分清楚的意識到前聖後聖接代而起，而其亦會不斷創作出新的典籍：

孟子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不能如之，但取《春秋》之旨私相問難，作為七篇而已。⁹⁶

要特別注意的是梨洲認為孟子之說也是在發揮《春秋》要旨，但其發揮的方式並非是透過注解《春秋》來闡述《春秋》大義，而是用著作《孟子》一書來發揮孔子的《春秋》之義。在此可以看出梨洲的「經學」觀中有種不同於一般儒者的表現方式：他並不是以解釋經典內容來呈顯其對經典的理解與掌握，而是以創造新的經典來表現其對經典的繼承。若我們再對比明末清初三大家對《春秋》學的發揮方式或更能理解這其中的不同：一般而言《春秋》學中有兩大主題：尊王及攘夷。在異族入主中原時刻，《春秋》攘夷要旨通常會被儒者所不斷強調及發揮，胡安國的《春秋胡氏傳》即是個很好的例子。而就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顧炎武及黃宗羲三大家而言，其對於夷夏之辨的議題，看法或有不同。⁹⁷但王船山有《春秋稗疏》、《春秋家說》、《續春秋左氏傳博議》等書，顧炎武雖無《春秋》的專門注解，但其《日知錄》中的卷四、卷五幾乎都是《春秋》及《左傳》的相關專論，也有《左傳杜解補正》一書。相對之

⁹⁵ 當然梨洲也明言二十一史中「其間缺略甚多」，所以才有《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等史籍的出現。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補歷代史表序〉“Bu lidai shi biao xu”,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冊 10[vol. 10], 頁 81。

⁹⁶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孟子師說》Mengzi shishuo,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vol. 1], 頁 115。

⁹⁷ 關於王夫之與顧炎武以《春秋》為主，進而發揮的「夷夏之辨」相關論述請參見蕭敏如 Xiao Minru, 〈清初遺民《春秋》學中的民族意識——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主的考察〉“Qingchu yimin Chunqiu xue zhong de minzu yishi: yi Wang Fuzhi, Gu Yanwu wei zhu de kaocha”,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Taipei daxue zhongwen xuebao]期 5[no. 5](2008 年 9 月), 頁 193-232。

下，號稱以經史之學為主的黃宗羲，對於兼具經、史兩重特質《春秋》的相關論述實在是十分稀少。而這種現象或許正是黃宗羲獨特經學觀的展現：他對經義的繼承與發揮主要是表現在《明夷待訪錄》、《留書》、《明儒學案》等深具創發力的典籍中，而非用於注解《春秋》。在這些典籍中，梨洲把他所主張的君臣關係、夷夏之辨甚至天人關係等等看法表達出來，並認為：

自有宇宙以來，著書者何限？或以私意攙入其間，其留亦為無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⁹⁸

由這段自序來看，梨洲自認為《留書》內容乃天下公義，應為儒者所共許。如此一來，此書又何異於《春秋》或其他經典？又何須再對《春秋》加以注解？

黃宗羲以自著典籍來承續儒學傳統的方式是相當獨特的表現方式，雖然劉蕺山也曾說：

斯道之傳久矣，先聖作之，後聖述之，前儒訓詁之，後儒又從而發明之。此其一脈心源之所在，前乎千古，後乎萬古，亦已曠世合符。而至於義理無窮，新新故故，經一番剖擊，必露一番精彩。故孔、孟之後，不可無朱子；朱子之後，不可無後儒。⁹⁹

認為前儒、後儒相承，在不同時代及環境的情況下，各自應該也必須呈現各自的精彩，所以孔子之後必然要有孟子、朱子，而朱子之後也則必須要有其他大儒的興起。但蕺山之學以嚴整著稱，對傳統經典內容仍保有十分

⁹⁸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留書·自序》*Liushu · zixu*, 見《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冊 11[vol. 11], 頁 1。

⁹⁹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重刊荷亭文集序(辛未)〉“Chongkan Heting wenji xu (sin wei)”, 見《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冊 3 下[ce 3 xia], 頁 710-711。

的敬意，未必能完全開展出此說的意境。¹⁰⁰相較之下，黃宗羲的學術表現則恰如其師所言，能在「新新故故」中，顯露出其獨特精彩之處。¹⁰¹

¹⁰⁰ 林聰舜以理學心性論研究的角度，認為「蕺山是最典型的內斂型的儒者，梨洲則是開創磅礴的經世學風的儒者。」明白指出蕺山與梨洲在為學上有很大的差異。見林聰舜 Lin Congshun,〈劉蕺山黃梨洲——從「理學殿軍」到「經世思想家」〉“Liu Jishan Huang Lizhou: cong ‘lixue dianjyun’ dao ‘jingshi si xiangjia’”，淡江大學中文系 Danjiang daxue zhongwenxi 主編，《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Wan Ming sichao yu shehui biandong*，（臺北 [Taipei]：弘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ghua wenhua shiye gufen youxian gongsi]，1987 年），頁 210。

¹⁰¹ 最後附帶一提：前引蔣國保一文，文中論及黃宗羲在學術精神上的確與章學誠之說若合符節。以筆者在此所見黃宗羲之《春秋》學的特色來看，確如蔣國保所述。尤其章學誠言：「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所謂要「切合當時人事」或批評「舍今而求古」等，都十分能掌握到黃宗羲學術的特色。見：清 Qing·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著，葉瑛 Ye Ying 校注，《文史通義校注》*Wen Shi tongyi jiaozhu*《文史通義校注·浙東學術》*Wen Shi tongyi jiaozhu · Zhedong xue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頁 524。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周 Zhou · 左丘明 Zuo Qiuming 傳，晉 Jin · 杜預 Du Yu 注，唐 Tang · 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0 年。
- 西漢 Xi Han · 司馬遷 Sima Qian，〈孔子世家〉“Kongzi Shijia”，《史記》 *Shiji*，臺北[Taipei]：大申書局[Dashen shuju]，1977 年，頁 1905-1947。
- 東漢 Dong Han · 班固 Ban Gu 撰，《漢書》 *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62 年。
- 梁 Liang · 劉勰 Liu Xie 著，范文瀾 Fan Wenlan 注，《文心雕龍注》 *Wenxin diaolong zhu*，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62 年。
- 漢 Han · 公羊壽 Gongyang Shou 傳，漢 Han · 何休 He Xiu 解詁，唐 Tang · 徐彥 Xu Yan 疏，《春秋公羊傳注疏》 *Chunqiu Gongyang zhuan zhushu*，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0 年。
- 宋 Song · 歐陽修 Ouyang Xiu，《歐陽文忠公文集·集古錄跋尾》 *Ouyang Wenzhonggong wenji · Jigulu bawei*，上海[Shanghai]：上海商務印書館[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1922 年《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涵芬樓藏本[*Sihbu congkan chubian yingyin Hanfenlou cangben*]。
- 宋 Song · 程顥 Cheng Hao、程頤 Cheng Yi，《二程集》 *Er Cheng ji*，臺北[Taipei]：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Hanjing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1983 年。
- 宋 Song · 胡安國 Hu Anguo，《春秋胡氏傳》 *Chunqiu Hushi chuan*，上海[Shanghai]：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1934 年影印《四部叢刊》續編[*yingyin Sibü congkan xubian*]。
- 宋 Song · 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 *Zhuzi yulei*，臺北[Taipei]：文津出版社[Wenjin chubanshe]，1986 年。

- 元 Yuan · 程端學 Cheng Duanxue, 《春秋三傳辨疑》 *Chunqiu san chuan bianyi*, 臺北[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年影印清高宗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Wenyuange Siku quanshu ben]。
- 明 Ming · 宋濂 Song Lian 等撰, 《元史》 *Yuansh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76 年。
- 明 Ming · 王陽明 Wang Yangming 著, 吳光 Wu Guang、錢明 Qian Ming、董平 Dong Ping、姚延福 Yao Yanfu 編校, 《王陽明全集》 *Wang Yangmin quanji*,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2 年。
- 明 Ming · 湛若水 Chen Ruoshui, 《春秋正傳》 *Chunqiu zhengchuan*,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年影印清高宗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Wenyuange Siku quanshu ben]。
- 明 Ming · 劉宗周 Liu Zongzhou 著, 戴璉璋 Dai Lianzhang、吳光 Wu Guang 編, 《劉宗周全集》 *Liu Zongzhou quanji*, 臺北[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1997 年。
-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 《黃宗羲全集》 *Huang Zongxi quanji*, 杭州[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05 年。
-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南雷文定》 *Nanlei wendi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冊 1397 影印清康熙二十七年靳治荊刻本。
- 清 Qing · 陳確 Chen Que, 《陳確集》 *Chen Que j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79 年。

- 清 Qing · 李鄴嗣 Li Yesi, 《杲堂詩文集》 *Gaotang shi wenji*,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 1988 年。
- 清 Qing · 紀昀 Ji Yun 等著, 四庫全書研究所 Siku quanshu yanjiusuo 整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97 年。
- 清 Qing · 焦循 Jiao Xun, 《孟子正義》 *Mengzi zhengy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87 年。
- 清 Qing · 全祖望 Quan Zuwang 著, 朱鑄禹 Zhu Zhuyu 彙校集注, 《全祖望集彙校集注》 *Quan Zuwang jihui jiaoji zhu*,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0 年。
- 清 Qing · 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著, 葉瑛 Ye Ying 校注, 《文史通義校注》 *Wen Shi tongyi jiaoz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85 年。
- 清 Qing · 黃嗣艾 Huang Siai, 《南雷學案》 *Nanlei xuean*, 收入周駿富 Zhou Junfu 編, 《清代傳記叢刊》 *Qingdai zhuanji congkan*, 臺北[Taipei]: 明文書局[Mingwen shuju], 1986 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 方祖猷 Fang Zuyou, 《清初浙東學派論叢》 *Qingchu Zhedong xuepai luncong*, 臺北[Taipei]: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Wanjuanlou tushu yousian gongsih], 1996 年。
- 王宇信 Wang Yuxin、楊升南 Yang Shengnan, 《甲骨學一百年》 *Jiagu xue yibai nian*, 北京[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1999 年。
- 古清美 Gu Qingmei, 〈黃宗羲的兩種《師說》〉“Huang Zongxi de liang zhong Shi shuo”, 吳光 Wu Guang 等主編, 《黃梨洲三百年祭》 *Huang Lizhou sanbai nian ji*, 北京[Beijing]: 當代中國出版社[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1997 年, 頁 74-91。

- 李紀祥 Li Jixiang, 《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 *Mingmo Qingchu ruxue zhi fazhan*, 臺北[Taipei]: 文津出版社[Wenjin chubanshe], 1992 年。
- 李學勤 Li Xueqin, 《古文獻叢論》 *Guwen xian conglun*, 北京[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0 年。
- 吳海蘭 Wu Hailan, 〈黃宗羲的春秋學〉“Huang Zongxi de Chunqiu xue”, 《贛南師範學院學報》 [*Gann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期 2[no. 2], 2004 年, 頁 67-70。
- 吳光 Wu Guang, 〈黃宗羲遺著考(五)〉“Huang Zongxi yizhu kao (wu)”, 明 Ming · 黃宗羲 Huang Zongxi, 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 《黃宗羲全集》 *Huang Zongxi quanji*, 冊 9[vol. 9], 杭州[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 頁 558-570。
- 林聰舜 Lin Congshun, 〈劉戡山黃梨洲——從「理學殿軍」到「經世思想家」〉“Liu Jishan Huang Lizhou: cong ‘lixue dianjun’ dao ‘jingshi si xiangjia’”, 淡江大學中文系 Danjiang daxue zhongwenxi 主編, 《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 *Wan Ming sichao yu shehui biandong*, 臺北[Taipei]: 弘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Honghua wenhua shiye gufen youxian gongsi], 1987 年, 頁 177-220。
- 林義正 Lin Yizheng, 《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 *Chunqiu Gongyangzhuan lunli siwei yu tezhi*, 臺北[Taipei]: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03 年。
- 林慶彰 Lin Qingzhang, 《明代經學研究論集》 *Mingdai jingxue yanjiu lunji*, 臺北[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Wenshizhe chubanshe], 1994 年。
- 祝平次 Zhu Pingci, 〈王陽明的經典觀與理學的文本傳統〉“Wang Yangming de jingdianguan yu lixue de wenben chuantong”, 《清華中文學報》 [*Qinghua Zhongwen xuebao*] 期 1[no. 1], 2007 年, 頁 69-131。
- 夏瑰琦 Xia Guiqi, 〈黃宗羲與西學關係之探討〉“Huang Zongxi yu xi xue guanxi zhi tantao”, 吳光 Wu Guang 等主編, 《黃梨洲三百年祭》 *Huang*

- Lizhou sanbai nian ji*，北京[Beijing]：當代中國出版社[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1997年，頁169-176。
- 陳榮捷 Chen Rongjie，〈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Wang Yangming chuanxilu xiangzhu jiping*，臺北[Taipei]：臺灣學生書局[Taiwan xuesheng shuju]，1988年。
- 程志華 Cheng Zhihua，〈經史才之藪澤也——黃宗羲的經學思想〉“Jing shi cai zhi souze ye: Huang Zongxi de jingxue sixiang”，《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卷27期2[vol. 27, no. 2]，2004年，頁30-34。
- 張培瑜 Zhang Peiyu，〈《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Chunqiu Shijing rishi han youguan wenti*”，《中國天文學史文集》*Zhongguo tianwenxue shi wenji*，第3集[no. 3]，北京[Beijing]：科學出版社[Kexue chubanshe]，1984年，頁1-23。
- 詹海雲 Zhan Haiyun，〈劉宗周的實學〉“Liu Zongzhou de shixue”，鍾彩鈞 Zhong Caijun，〈劉戡山學術思想論集〉*Li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ji*，臺北[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eichu]，1998年，頁433-456。
- 楊伯峻 Yang Bojun，〈春秋左傳注〉*Chunqiu Zuozhuan zhu*，臺北[Taipei]：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Hanjing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1987年。
- 蔣國保 Jiang Guobao，〈黃宗羲與浙東經史學術傳統的確立〉“Huang Zongxi yu Zhedong jingshi xueshu chuantong de queli”，《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Hangzhou shifan xueyuan xue bao (shehui kexue ban)*]期2[no. 2]，2006年，頁76-81。
- 劉德明 Liu Teming，〈湛若水《春秋》學初探——論湛若水對《春秋》定位及解經方法〉“Chen Ruoshui *Chunqiu* xue chutan: lun Chen Ruoshui dui *Chunqiu* dingwei ji jiejing fangfa”，《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期25[no. 25]，2009年，頁165-190。

鍾彩鈞 Zhong Caijun, 〈劉戡山與黃梨洲的孟子學〉“Liou Jishan yu Huang Lizhou de Mengzi xue”, 《劉戡山學術思想論集》*Liou Jishan xueshu sixiang lunji*, 臺北[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eichu], 1998年, 頁 367-408。

關立言 Guan Liyan, 〈春秋日食三十七事考〉“Chunqiu rishi sanshiqi shi kao”, 《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期 2[no. 2], 1998年, 頁 95-103。

蕭敏如 Xiao Minru, 〈清初遺民《春秋》學中的民族意識——以王夫之, 顧炎武為主的考察〉“Qingchu yimin *Chunqiu* xue zhong de minzu yishi: yi Wang Fuzhi, Gu Yanwu wei zhu de kaocha”,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Taipei daxue zhongwen xuebao*]期 5[no. 5], 2008年, 頁 193-232。